

第三章 东南亚部分地区铁器时代

石质珠饰实地调查

第二节 缅甸古代石质珠饰系统调查

经过 40 年的发掘和研究，目前对上缅甸铜—铁时代的认识依然十分有限，现有的发掘和研究都集中在曼德勒南面的西蒙河谷地区。西蒙河谷文化出土器物包括器形典型的陶器、铜器和祭祀用品，铁质工具和武器，以及数量和材质种类都非常丰富的珠饰、环与镯等；其中一些石环呈椭圆形、近方形或钝边三角形，这些式样的石环与下 Chindwin 地区铜器时代墓葬所见器物有联系，而西蒙地区发现的圆形的，扁圆形的石（玉），以及玻璃环则与周边国家如泰国的同期墓葬类似（图 7）。西蒙河谷地区似乎是该时期珠饰制作的中心，特别是红玉髓珠饰，标贝地区制作的红玉髓“虎型饰”曾交易到多个地区而广受瞩目。珠饰制作使用的材质丰富，从陶制到各种半宝石以及贵金属都有记录，根据当地珠饰挖掘者叙述：早期的墓葬多使用石英质材质制作珠饰，特别是绿玉髓及其制作的大象型珠饰非常典型，之后的时期红玉髓更多见，根据几个在标贝附近发掘的典型墓葬研究后认为，红玉髓大量出现在 500-400BC 之间。如在 Ywa-din-gon 的遗址涵盖了早期和晚期的遗存，其中早期的遗存出土有少量玛瑙和石英质珠饰，以及铜器，而晚期的遗存则见有红玉髓饰品和铁器。西蒙河谷文化的墓葬中陪葬品的分布并不均匀，如在 Hnaw Kan 的遗址中可见仅有一小部分墓葬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珠饰随葬品，这暗示了红玉髓的来源是有限的，并可能是从印度贸易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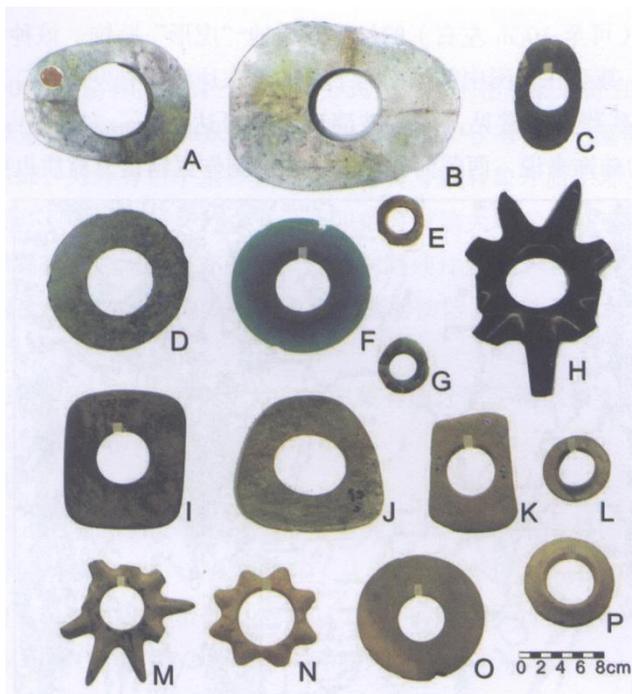


图 7 缅甸中、北部出土铜器时代晚期石（玉）环与蓝色玻璃大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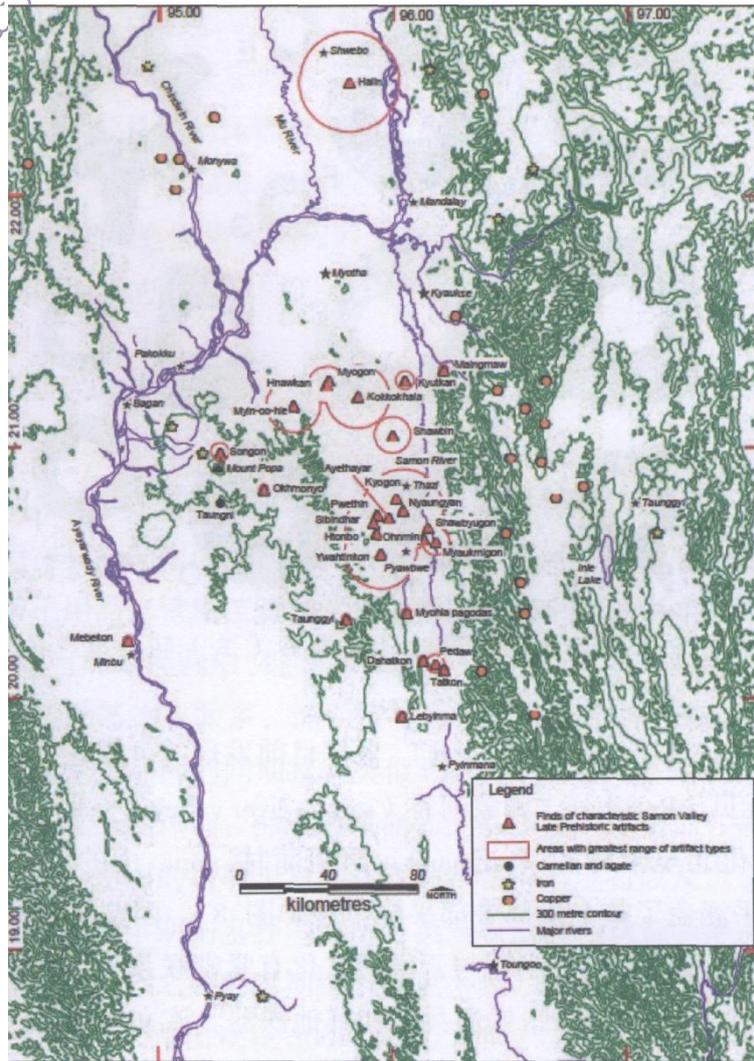


图 8 缅甸中部平原西蒙河谷文化分布发内示意图

西蒙河谷文化(Samon Valley Culture)，根据目前发现的可靠证据，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曼德勒南部的标贝(Pyawbwe)西蒙河谷(samon river valley)一带，时限介于500BC-AD200之间该文化北至哈林的Pyinmana，西距蒲甘popa山的Son Gon，东至掸邦Myaukmepon，几乎涵盖了整个缅甸中部平原干地(图8)。西蒙河谷型遗存基本没有婆罗门教或佛教元素，而出土的青铜器与云南滇文化有紧密联系^[8]。西蒙河谷文化亦有铁器发现，如Hnaw Kan出土有少量铁质兵器和其他铁器。该文化遗存以出土铜质棺木装饰片、铜针束、铜镞、铜柄铁剑、具纹饰铜矛头、蓝色玻璃大环、红玉髓虎型珠、蚀刻珠等为特色^[9,10,11]其中珠饰材质丰富、数量巨大。铁器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即在缅甸出现^[12]，铁器主要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铜器在该时期多作为陈设品而存在，根据在陶器中残留的稻作物痕迹认为该时期农业已有较大发展，同时对地域的拓展、贸易线路的控制以及和矿产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使得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如缅—法考古项目发掘了位于Ywahtinkon的一座墓葬其陪葬品丰富程度与周围墓葬形成了强烈的差别。使用印度原料和

技术制作的红玉髓珠饰的出现是该地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社会发生分化的标志，与泰国中部 Noen U-Loek 相似，珠饰以其可视的符号性及稀有性成为显示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象征的标志而被聚落上层阶级所占有。该文化中有一类特殊的形制巨大（可至 10cm 左右）的红玉髓质地“虎形”坠饰，该种坠饰广泛发现于西蒙河谷地区^[9]，甚至在泰国中部湄南河平原的班东达潘亦有发现^[13]。玻璃珠饰和玻璃环在西蒙河谷型墓葬中亦常见，一些玻璃环直径可达 25cm 左右^[14]。相对于更早期 Nyaunggan 发现的珠饰来说，西蒙河谷地区的珠饰制作更精良，材质也更丰富。

（一）缅甸中部平原主要遗址调查

1、Myo Hla 遗址

位于 Yamethin 镇西南方 15 公里左右，二十世纪 90 年代后当地村名就在该地挖掘珠子，该遗址西蒙河谷文化在缅甸中部平原南缘的代表，2004 年法国法考古队对该地五个点位进行了正式发掘，其中 1 号和 2 号点位位于 Myo Hla 村内，3、4 号位于村外西北侧，5 号点位已遭非法盗掘所破坏。所揭露文化层自新石器时代至近代^[15,16]。

点位 1

共发现有 30 多个墓葬，见有三种入殓方式：空心木棺、裹席葬和瓮葬。其中 20 个残留有遗骨，亦见有孩童墓葬和家庭墓葬。该墓葬群中仅有 10 个墓葬发现有红玉髓、骨质和玻璃的珠饰，另外有三个墓葬在遗体右下臂穿戴有象牙质手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具遗体发现有双臂骊象牙臂环，另手腕佩戴有玻璃大环以及红玉髓珠饰。头侧放置有浅陶碗，脚端置有圆底陶瓶，亦见有圆筒状铜罐残片发现，丰富的陪葬品显示该墓主可能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该地发现有数量丰富的铁器，如铁斧、剑和刀刃等。

点位 2

仅进行了初步发掘，其中两具遗骨左臂佩戴有象牙质手镯以及至少五个红玉髓珠组成的手钏。亦见有铜器碎片和典型西蒙型陶器。

2、哈林遗址

哈林(Halin or Hanlin)位于缅甸中部平原的北端，南面距离曼德勒约 120 公里，该志区是缅甸重要的考古遗址，该遗址保存了从石器时代到骠(pyu)时期完整文化地层序列。哈林的零星考古勘察始于 1905 年，正式而系统的考古发掘由缅甸学者 U Myint Aung 和 U Sein Maung Oo 于 1962 至 1967 年间开展(Myint Aung 1970)，共发掘各个时期遗址 19 个(HL-1-HL-19)，发掘对象有居住遗址、墓葬、宗教建筑和城市防御建筑等。1995 年仰光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在 u Myint Aung 的指导下对哈林 20 号遗址(墓葬)进行发掘。1998 年至 1999 年期间哈林 21(HL-21)号到 24 号(HL-24)遗址在 U Paing Soe 的监督下发掘，发现有军事防御、宗教建筑和居住遗址。2005 年到 2006 年 U Kyaw Kyaw 发掘了哈林 25 号和 26 号遗址，该遗址完整保存了从铜器时代到骠时期的墓葬并有丰富的文物出土。2008

到 2011 年间 U Myat Swe 对哈林 27 号到 30 号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防御围墙和墓葬。哈林 31 号到 33 号遗址为骠时期的城门遗址，由 U Myint Soe Aung 于 2011-12 年之间清理。此后 2013 年到 2015 年之间缅甸考古学者继续发掘了哈林 34 到 38 号遗址（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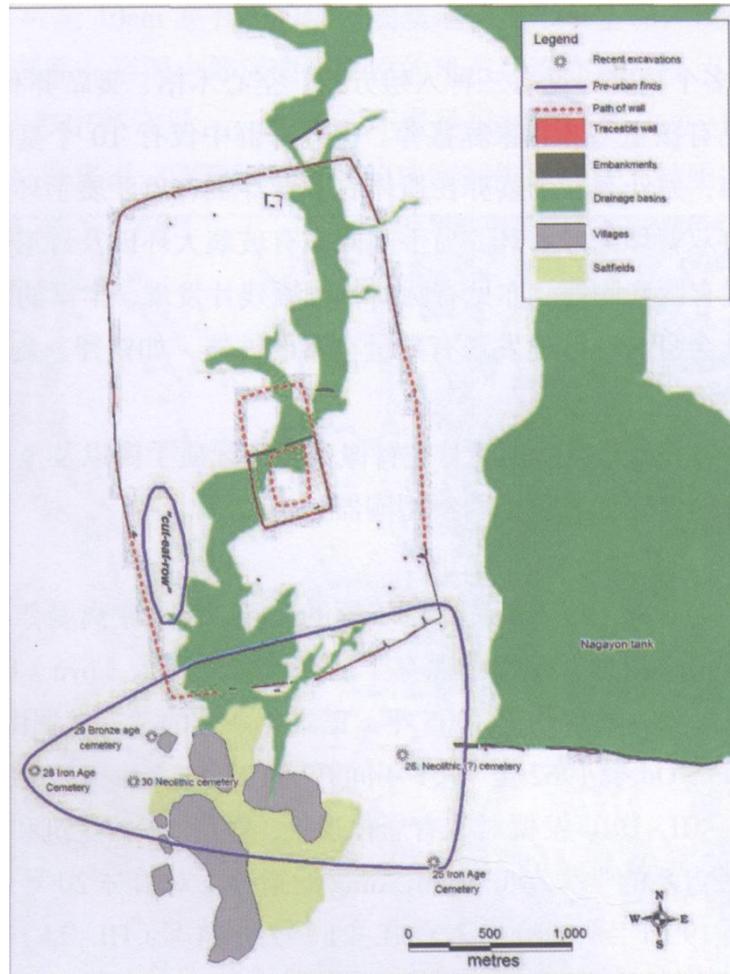


图 9 哈林古城及遗址分布简图

总的来说，哈林地面可见遗址基本上都属于骠时期，根据碳同位数数据骠文化存续于 AD60-AD870 之间^[17]，墓葬形式以火葬为主。铁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是墓葬和骠文化遗存叠压之下的居住遗址，且多分布于哈林骠文化古城南城墙之外，墓葬多为土葬，遗骨周围多发现有丰富的遗物。2001 年极端的雨季冲刷出了不少未纪录的土葬墓，Hudson 于当年对这些墓葬进行了走访^[18]，这些墓葬出土有磨制石斧和石环、玉环，铜斧、铜臂钏等。有一些遗体发现手臂上戴有石环和铜环。当地乡民向 Hudson 叙述他们发现有铜和铁质的矛头、箭头以及短剑等武器，其中一些短剑以铁制剑刃，铜制柄。一些遗体的头骨上可见其齿上覆盖金箔（金齿蛮），另外还有一些珠饰发现，其中一件长约 10 厘米，口中叨含小兽造型的红玉髓制典型西蒙河谷型“虎形饰”格外引人注目，Gutman 和 Hudson [18] 引指出类似的虎形饰多见于缅甸中部平原南部标贝附近的 Binnaka。

哈林 25 和 26 号遗址由于完整保存了自铜器时代到骠时期的一系列墓葬而格外重要^[19]

(图 10)。哈林 25 号遗址 (HL-25) 位于哈林古城南, 靠近 Shwe-Gu-Gyi 佛塔的私人土地内。U Kyaw Kywa 于 2005 年组织对其进行发掘。该遗址性质为墓葬, 共发现有 11 具人类遗骸, 大多不完整, 且由于当地高盐度环境土壤的作用下骨骼已部分石化; 随葬有陶器、半宝石珠饰、石质工具和铁质武器。哈林 26 号遗址 (HL-26) 位于 25 号遗址北, 该地发现有 8 具人类遗骸, 随葬有陶器、半宝石珠饰和石环、玉环等, 亦有铜器和铁器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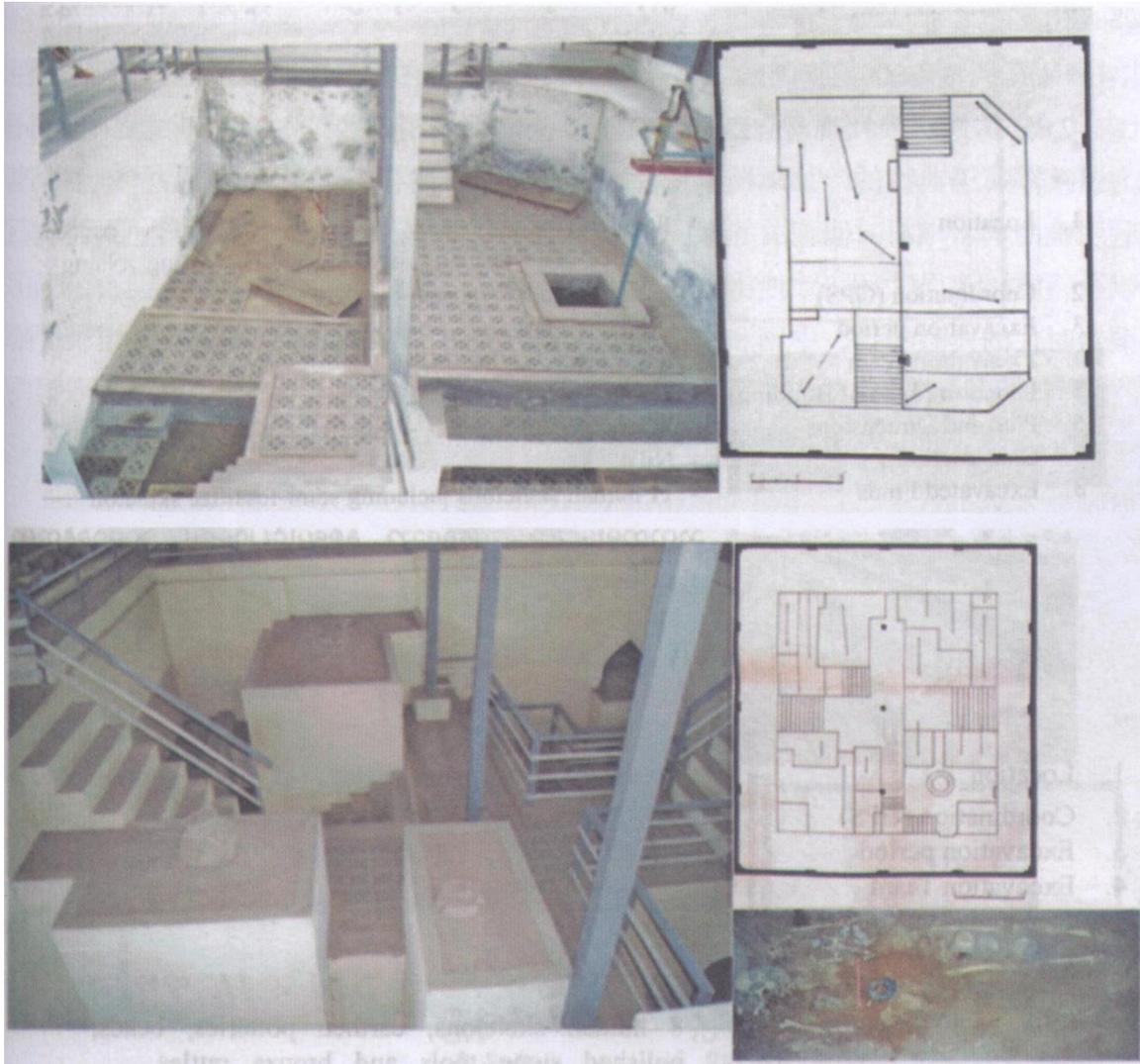


图 10 哈林 25-26 号遗址

该两处遗址自下而上可分五个文化层:

第一层: 骠文化-现代; 距现代地表约 0.4m。灰色细粒松土层, 有碎骨片和大量有机质, 属骠时期到现代的农业表土层, 出土有少量残破的陶器

第二层: 铁器时代晚期; 距离地表 0.5-1.7m。灰色中细粒沙质土壤, 含有石灰质结核。墓葬出土浅口扁平陶器及圆底陶器, 见有少量以红玉髓为主的半宝石珠饰。

第三层: 铜铁过度时代; 距地表 1.8-3.2m。棕色中细粒紧土, 含有石灰质结核。青铜时代生活遗址和铁器时代墓葬遗址, 出土有西蒙河谷型陶器和半宝石珠饰。

第四层: 铜器时代; 距地表 3.3-4.1m。棕色具红斑块状紧土, 含有石灰质结核。青铜

时代生活和墓葬遗址，出土磨光石斧、石环及玉环，chidiwi 型陶器等。

第五层：新石器时代；距地表 4.2-4.47m。深棕色块状紧土，含有石灰质结核。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出土有磨制石器。

Hodson^[20]于 2009 年对哈林 29 号 (HL-29) 遗址进行了精细发掘 (图 11)，在距地表 1.4-2.4m 的地层中发现有 43 具人类遗骸，头向朝北稍偏西约 340-350 度之间，Hodson 认为该墓葬属于典型的哈林早期类型，区别于铁器时代朝东头向，该墓葬群中至少有一个有明确的木制棺材，但相关的碳同位数数据还未报道。该地出土有铜斧、铜矛、石质珠以及石质 (玉质) 环。该地出土有至少 30 个石 (玉) 环，一般认为此类石 (玉) 环为铜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中国和泰国亦有类似分布^[21]。Hodson 仔细清理并记录了哈林 29 号遗址中的 45 号遗骸，其双臂穿带有多枚骨质 (或象牙) 镯，右臂上另有一铜镯于手腕处。胸前见有贝壳片珠和暗红色细桶状珠、绿色长橄榄状珠和短橄榄状水晶珠，遗骸周围另见铜矛头和铜斧。Hudson 认为该时期的红色石质珠所使用材质并非东南亚常见的红玉髓，可能是源自本地的一种材料，且该种材料的使用年代应早于红玉髓^[10,21]。从出土器物来看，哈林 29 号遗址较典型的西蒙河谷型遗址有所不同，西蒙河谷文化遗址较少出土大型的石质 (或玉制) 璧环，且大量使用典型的红玉髓珠饰。



图 11 哈林 29 号遗址出土现场

我们于 2017 年 12 月访问了哈林考古遗址博物馆和 25、26 号遗址，并访问了当地珠饰挖掘者和收藏家，据当地挖掘者介绍，2001 年出土有红玉髓虎形饰的地点位于哈林古城南约 800 米处的朝阳山坡上，距离哈林 25 号遗址不远，所出土遗物描述与 Hudson 的走访纪录基本相同；乡民介绍由于当时这些墓葬是被大雨冲刷出来的，但参考附近的一些未被冲倒的树木来看，墓葬的深度大约距地表 1.5-2 米，可能与哈林 25-26 号遗址的第三文化层近似，属于典型的西蒙河谷型遗存，从出土器物来看其年代可能较哈林 29 号遗址略晚。在哈林考古遗址博物馆中收藏有标记为“骠文化”的珠饰，据当地珠饰收藏家称该博物馆中收藏的珠饰都来自私人捐赠，并且有一部分珠饰“并不出土于哈林地区”。

3、Ming Oo Leh 遗址

我们于 2017 年 12 月实地考察了位于蒲甘东面 63km 的 Ming Oo Leh 村墓葬遗址，该遗址由缅甸考古部门发掘，并认为其属于青铜时期。该墓葬共清理人类遗骸 14 具，头向

大部分朝北，埋葬较浅，最浅的一具距地面仅 0.8m，出土有西蒙河谷型陶器及青铜柳叶形短剑、铜铃、棺槨青铜装饰以及珠饰。该地所出红色硬石类珠饰与哈林 29 号遗址类似（图 12），见有红色细长圆筒形珠，绿色长橄榄型珠饰以及贝壳片珠，我们仔细观察了这种红色细长圆筒型珠饰，其质地与东南亚常见的红玉髓珠饰确有不同，而绿色珠饰可能是绿玉髓，根据当地村民叙述，该地还曾出土过绿色大象形吊坠以及绿色鸟形吊坠等特殊珠饰。该遗址可能和哈林 29 号遗址可对比。



图 12 Ming Oo Leh 村墓葬遗址部分出土物

4、Wadee 遗址

缅甸国家博物馆和考古部门于 2008 年-2009 年对缅甸中部 Myingyan 区 Phayagyi 村附近的 Wadee 古城进行了发掘^[22]。其中长筒形陶器、浅陶碗和圆底陶瓶与缅甸中部平原典型的西蒙河谷型铜—铁器遗存所出器物相似。Wadee 亦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典型西蒙河谷文化型硬石类珠饰，U Myo Nyunt Aung 认为 Wadee 古城较典型的骠文化古城要早，应属铜-铁过度时代西蒙河谷型遗存的典型代表。Wadee 遗址发现的硬石珠饰大部分是 2008 年第一次发掘时在地表捡拾的，同时亦发现有可能的珠饰抛光磨石（图 13）；2009 年在探槽 TP-4 内 S-4 号土葬墓遗骸上发现有绿色玻璃珠和残破的红玉髓珠，并有铁器发现，遗骸头向朝东，埋葬深度距离地表仅 52.5cm，Ko Myo 对比了缅甸中部其他地区的铁器时代墓葬后认为，Wadee 遗址探槽 TP-4 的人类遗骸代表了该地铁器时代的墓葬遗存^[22]。



图 13 Wadee 遗址所出土珠饰和珠饰抛光磨石

5、东塔曼遗址

缅甸最早铁器时代遗址是位于安玛拉普拉(Amarapura)附近的东塔曼 (Taungthaman) 遗址，该遗址位于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上，与江面高差约 3m。1960 年的自然风化作用使得遗址暴露，系统的考古发掘于 1970 年展开。该遗址出土有铁质的鱼钩、铁质刀刃以及短剑，和几个铁制油灯；除了铁器的发现外，该遗址还出土有几枚黑色蚀刻球形珠，相似的珠饰亦发现于泰国班东达潘、菲律宾 Icave 洞穴遗址中，Strgardt 根据出土器物 and 碳同位素数据认为该遗址与泰国班东达潘年代相似，即公元前 4 世纪左右^[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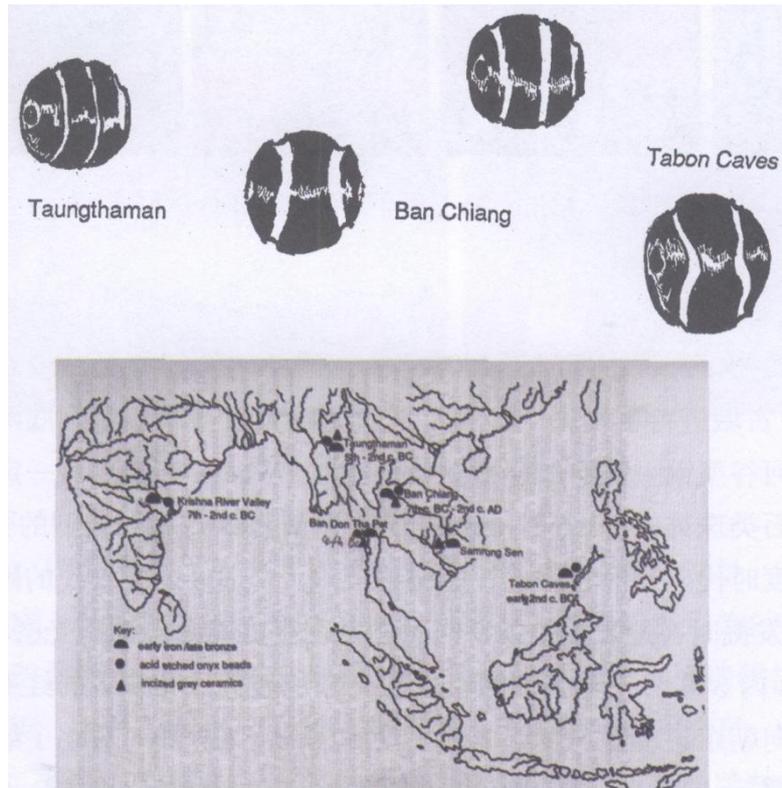


图 14 东塔曼遗址出土黑色蚀刻珠饰以及相似珠饰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分布

Hudson 根据正式考古发掘以及民间私人挖掘结果总结了缅甸红玉髓质珠饰出土分布概况 (图 15)。红玉髓质珠饰主要分布于缅甸中部平原内，西蒙河谷(samon valley)地区格外集中。该时期红玉髓珠饰的数量显著增加，工艺的进步和原材料贸易逐渐成熟可能是红玉髓珠饰增加的原因^[16] 到目前为止，缅甸中部发现的西蒙河谷文化珠饰大多收藏在私人手中，正式的考古纪录较少。标贝(Pyawbwe)附近发现的古代珠饰尤为丰富，标贝附近的古珠挖掘始于 1990 年，一个 Ywaht inkon 的居民在标贝附近一所新学校的地基建设中发现一些古代珠饰，后被曼德勒的古董商高价收购，随即在当地旋起“古珠热 (Bead Fever)”并持续至今，绝大部分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遗址都在这一过程中被破坏。根据当地古珠挖掘者的叙述，硬石类珠饰如红玉髓、水晶、紫水晶、绿玉髓、玛瑙和蚀刻珠等珠饰往往与陶器、铁质工具与武器、玻璃珠等出土，在缅甸此类珠饰一般被称为“骠珠”(Pyu bead)，

但事实上珠饰出土的遗存可能比骠文化要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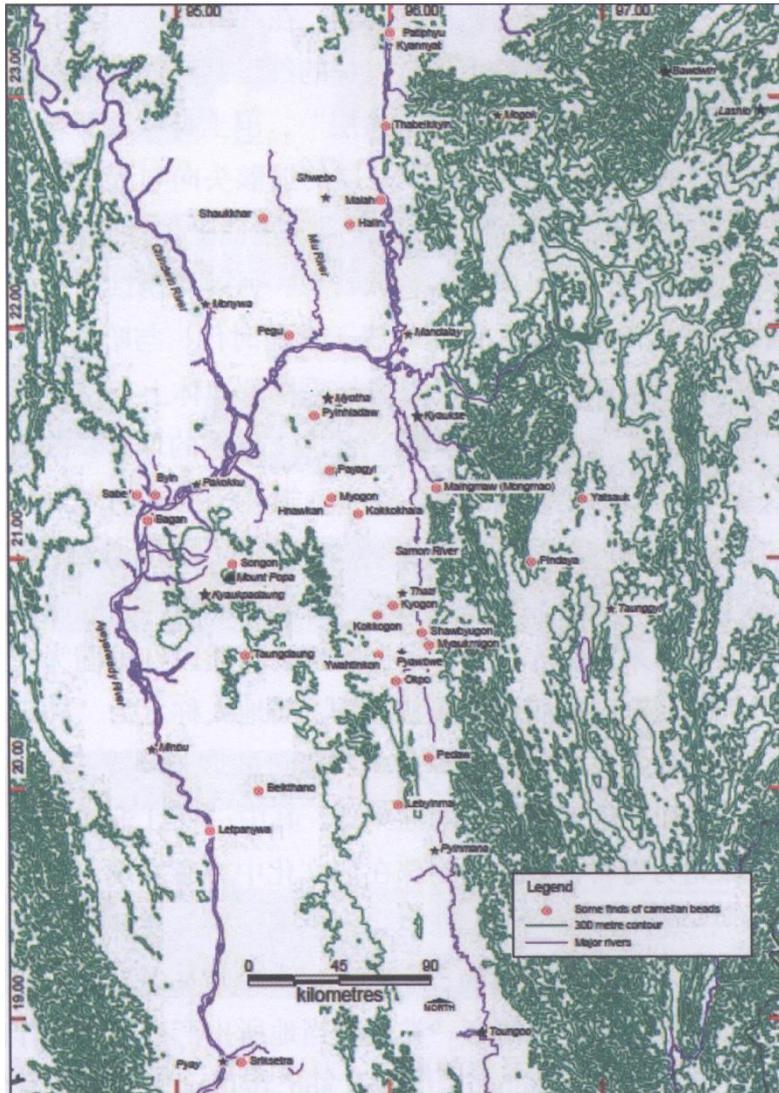


图 15 缅甸中部红玉髓质珠饰分布简图

Hudson 指出，蚀刻红玉髓和玛瑙珠在曾大量出现于印度西部的哈拉帕时期遗址，公元前 500 年以后才在东南亚大量出现^[23]，Hudson^[10]认为虽然一般认为东南亚（特别是缅甸）地区出土的红玉髓、玛瑙以及蚀刻珠被认为是印度产品和文化输入的证据，但来自缅甸的越老越多的证据暗示缅甸在铁器时期亦应是一个重要的制作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至少有五个村落称为“Padigon”（或 Ban Di Gon），即缅语“珠子山”的转音。标贝附近的“珠山”村发现有大量珠饰半成品；距离标贝西南 70km 左右的 Myohla 也发现有玻璃珠的半成品：

6、Ban Di Gon 遗址

距离 Myo hal 东南 6km 左右有一个 Ban Di Gon 村，该地曾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硬石类珠饰，由于长期盗掘有效的墓葬证据基本被破坏，村民偶尔也会将发现的珠饰作为装饰品自己佩戴根据当地村民叙述^[10]，通常第一层墓葬陪葬品很少，当地人称之为“穷人层”，

该层仅见有一些锈蚀严重的铁器和陶器，在“穷人层”之下一般会发现“富人层”，“富人层”的陪葬品丰富，出土有大量的红玉髓珠饰和蚀刻珠，而如果再往下挖，则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陪葬品稀少的“穷人层”，出土有软质石珠（现经拉曼光谱测试为绿泥石）和铜器。在 Ban Di Gon，最下一层的遗骸头向与上层遗骸的头向之交角大约 90 度，大多朝向北偏东北，最底部的“穷人层”遗骸上发现有很多直径 1-2mm 左右的贝壳薄片珠，绿色长橄榄型珠，以及绿色软石珠，另外有锈蚀严重的铜器，根据村民的描述和所见器物其底部“穷人层”可能与属于铜器时代，与哈林 29 号遗址遗迹 Ming Oo Leh 村青铜时代遗址相对比，当地村民叙述如果挖到遗体上有白色贝壳珠的遗骸一般就停止挖掘，根据他们的经验再往下的墓葬不会出土贵重的珠饰。被盗掘的出土硬石类珠饰的遗址约 30 多处，墓葬距离地表约 2-4 米，遗体头向多向东偏北，与缅甸中部其他铁器时代墓葬遗骸头向相同村民叙述所发现遗骸是“一具压着一具”，遗骸周围往往陪葬有陶器、铁质武器，青铜铃和其他青铜器等，有的遗骸胸腔部位会放置一个浅口陶碗。该地出土的珠饰总体来讲制作精美，形制特殊。材质以红玉髓为主，约占所出土珠饰的 70%，一些黑色的蚀刻珠使用深色玉髓制作，当地人称之为“Mahoya”^[24]，水晶、紫水晶较少，蓝色玻璃珠常见，另见有深蓝色、蓝色的玻璃环或镯，大者直径 15cm 以上。该地所出大量红色和黑色玉髓质地的蚀刻珠，其中一种红玉髓珠体上蚀刻黑色和白色线条的三色蚀刻珠尤为奇特，该种蚀刻珠在滇文化中亦有发现，故其年代不会晚于西汉；该地亦出土有红玉髓质地的“虎形饰”和“龟形饰”，发现这两种动物形的红玉髓珠饰的遗骸周围往往会发现数量较多的铁质兵器，故当地人认为这些珠饰的拥有者应该曾是军事人员。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有一类是用当地所出产硅化木制作的蚀刻珠，当地人称之为“Pumtek”的珠子，Chambell、Glover and Bellina 等都曾注意到这种珠饰，这类珠饰使用曼德勒西侧常见的新生代硅质木化石^[25]为材料蚀刻线条而成，有一部分选料粗糙且蚀刻浅而不均匀，所使用材质中明显可见到硅化保存的木质纤维，缅甸大多数博物馆都有该类珠饰的收藏并认为是骠时期产物，但根据当地村民和珠饰收藏者叙述，出土“高级珠饰”的墓葬里极少见制作粗糙的木化石蚀刻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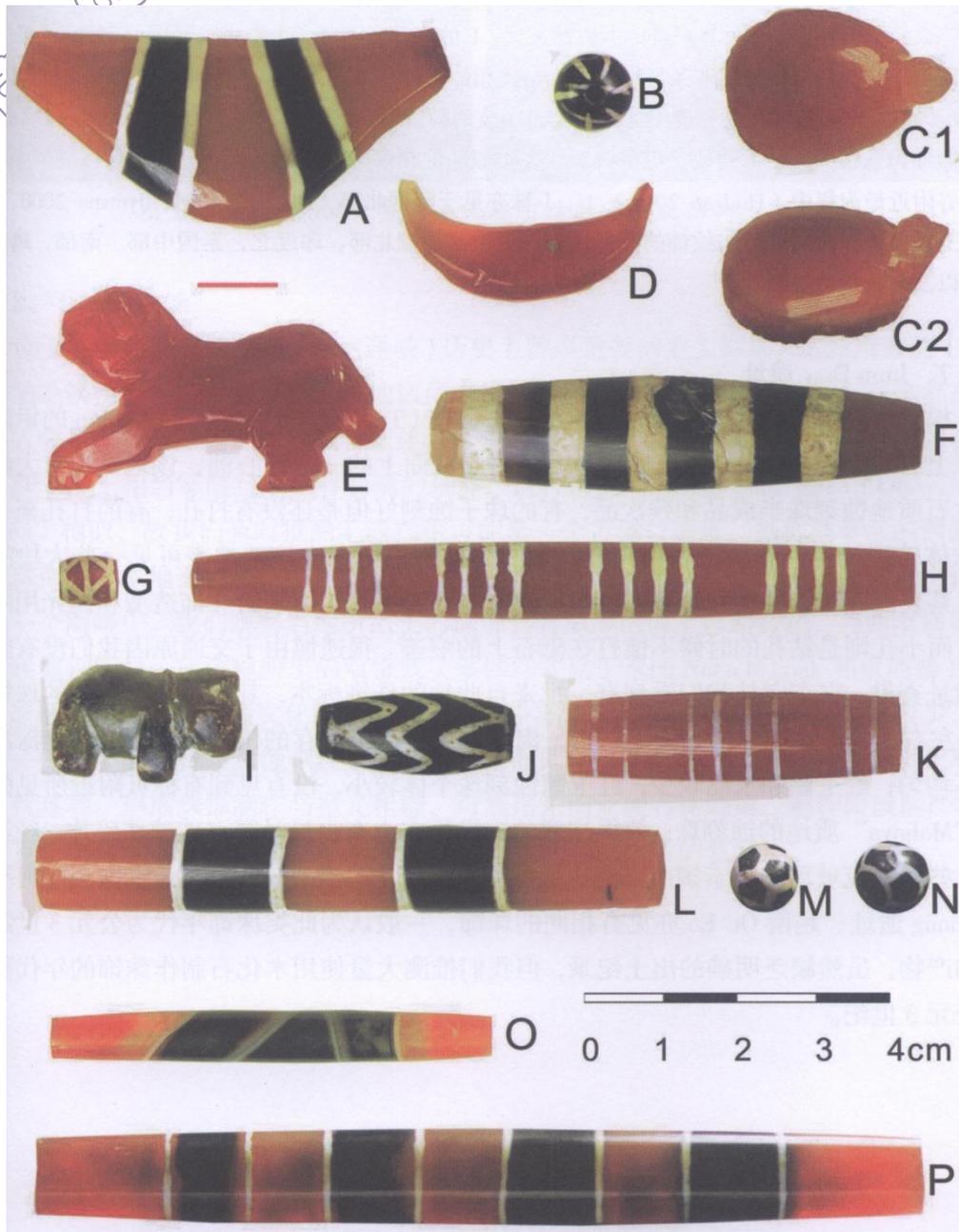


图 16 东墩支私人收藏西蒙河谷文化珠饰

A, “水蛭”形三色蚀刻玉髓; B, “六线”黑色木化石蚀刻圆珠; C1-2, 红玉髓龟形饰; D, 月牙形红玉髓坠饰; E, “虎形”红玉髓饰; F, 长橄榄形三色蚀刻玉髓珠; G, 对连续三角纹饰红玉髓蚀刻珠; H, 四组十六线环纹蚀刻红玉髓长管珠; I, 绿玉髓(?)兽形佩; J, 连续折线黑色玉髓蚀刻珠; K, 三组八线环纹蚀刻红玉髓管珠; L, 三色蚀刻红玉髓长管珠; M-N, “足球形”黑色玉髓蚀刻珠; O, 蚀刻加色玛瑙长管珠; P, 三色蚀刻红玉髓长管珠。其中除 F 与 P 外, 当地收藏者称这些珠饰来自 Ban Di Gon 村, P 来自标贝南部某处, F 的来源不清楚, 可能来自曼德勒北方。H 珠可见白色蚀刻环纹共四组, 每组四条环纹组成; 与此相似 K 珠三组环纹, 中段四条环纹, 两端两组各两条。C 珠龟形饰, 抛光精美, 造型立体写实, 四肢刻画较短, 该种形制为缅甸所特有; E 珠“虎形”红玉髓饰抛光精美, 尾部残缺, 虎呈跳跃状, 类似珠饰在泰国班东达潘亦有发现, 并以缅甸中部西蒙河谷附近最为集中 (Hudson 2004)。G、J 珠亦见于印度北部 (Dikshit, 1949; Jyotsna 2000.)。M 珠为玉髓质地, 相同质地与纹饰的圆形珠饰亦见于孟加拉北部, 印度北, 泰国中部、南部, 越南中部, 以及广西贵港汉墓。

7、Juun Dow 遗址

根据当地古珠收藏者的叙述，在距离东墩枝(Taungdwingyi)东面约 30km 的伊洛瓦底江上有一个叫做 Juun Dow 的村子，该村是江面上的一个江心洲，该地发现有大量的木化石质地蚀刻珠半成品和残次品，有的珠子蚀刻好但是还没有打孔，有的打孔至一半而珠体破裂放弃，有的则蚀刻失败，据一个珠饰挖掘者讲该地地表可见一些大块的砂岩，其表面有若干沟槽和小孔，他们相信这些砂岩当时是用来给珠饰造型和抛光用的砥石，而小孔则是钻孔的时候不慎打在砥石上的痕迹。很遗憾由于交通原因我们没有能到该遗址查勘。在东墩枝我们看到有一批来自此地的珠饰标本，其中木化石质地的珠饰占 80%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质地粗糙，肉眼即可见硅化保存的植物纤维，且蚀刻深浅不一不均匀；红玉髓和水晶较少，红玉髓蚀刻珠个体较小，没有见到有标贝附近所见的深色“Mahoya”质地的蚀刻珠；值得注意的该批标本中有少量马赛克玻璃珠碎片，经过对比这些马赛克玻璃珠与泰国南部克拉地峡甲米府所出马赛克珠饰相同，泰国湄南河平原 U Thong 遗址、越南 Oc Eo 亦见有相同的珠饰，一般认为此类珠饰年代为公元 3 世纪以后的产物，虽然缺乏明确的出土纪录，但我们推测大量使用木化石制作珠饰的年代要晚于公元 3 世纪。



图 17 Juun Dow 收集的木化石质蚀刻珠半成品和残次品

8、毛淡棉遗址

位于下缅甸地区的 Thaton (达通城) 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孟人城邦。达通南方约 10km 左右的毛淡棉出土有大量珠饰，该地区尚未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目前所见珠饰都来自于私人收藏，根据当地古珠收藏者叙述，这些珠饰基本上都来自于近岸河口两侧的台地上，珠子出土相当零散且未见有明确的墓葬，这种情况与 Khao Sam Kaeo (Glover and Belina) 相似，故我们暂时推测毛淡棉很可能是一个古港口遗址，据称高等级的西蒙河谷型珠饰亦在本地有发现，亦与墓葬无关，一枚长达 20 厘米左右的三色蚀刻珠出自该地的一个陶罐中。我们观察当地所出土的珠饰具有浓厚的海上丝路特色，与西蒙河谷地区面貌差别明显，如该地所出的双锥截尖多楞珠常见于泰国 Noeo U Lock 和柬埔寨 Phue Sam 遗址，越南中部沙莹文化和华南汉代墓葬中亦多见该种珠饰；该地蚀刻珠较少，仅见有一些短小的平行条纹蚀刻红玉髓，相似珠饰见于印度南部、越南中部沙莹文化和华南汉代墓葬。玛瑙珠饰

制作与抛光粗糙，可能是东南亚硬石珠饰第二制作阶段的产物。马赛克玻璃珠常见于泰国南部甲米府以及华南某些东汉以后的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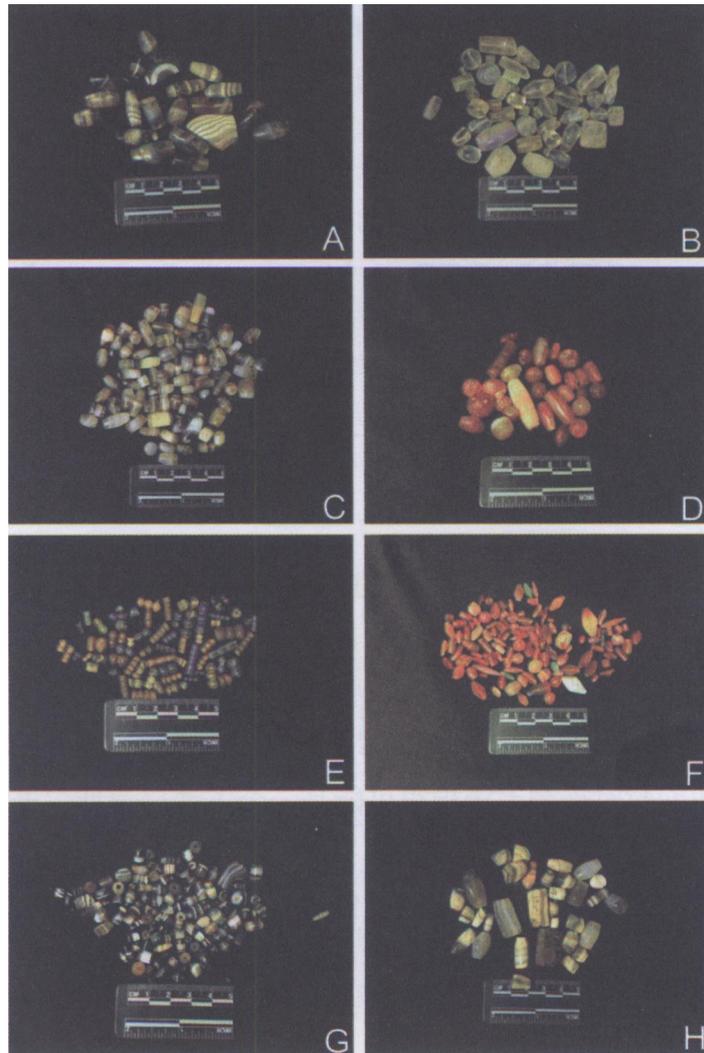


图 18 毛淡棉古港口遗址出土的古代珠饰

A, 编纹玛瑙; B, 水晶珠饰; C 细小的玛瑙管状珠饰; D, 红玉髓珠饰, 该类珠饰广泛见于缅甸南部、泰国中部、南部、柬埔寨、越南中部和华南地区; E, 拉制玻璃珠; F, 各种类型的刻面红玉髓珠饰; G, 细小的多面体形玛瑙珠饰; H, 各类玛瑙珠饰。

(二) 缅甸中部主要遗址出土石质珠饰特征

总的来讲, 上缅甸地区位于南亚次大陆与华南、东南亚的关键位置上, Dussubieux 和 Pryce^[26] 使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对西蒙河谷地区出土的玻璃及铜器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西蒙河谷地区在铁器时代的贸易网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地在陆路上链接了印度东北部 Ganges 河谷和东南亚的泰国乃至越南南部^[26]。Glover 指出泰国湄南河平原西侧的班东达潘遗址出土的珠饰应经由陆路穿过泰国和缅甸之间的三塔关自印度东北部以及孟加拉贸易而来^[27], 另外众多学者亦讨论过公元前 500 年左右至公元后 300 印度与云南之间的文化传播与贸易关系^[2]; 缅甸在该陆路交流线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滇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在西

蒙河谷地区发现^[8, 28]，典型的西蒙河谷型红玉髓珠饰亦见于滇文化汉代墓葬中（如西汉中期石寨山 M12、13, M6 的蚀刻红玉髓珠；以及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 M1 蚀刻红玉髓珠^[29]应属典型的西蒙河谷型蚀刻红玉髓）。

1、分布时间

缅甸出土的硬石类珠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铜器时代晚期，墓前认为缅甸最古老的红玉髓珠饰来自下 Chindwin 地区出土有大量的圆形、椭圆形、钝三角形石（玉）环，西蒙河谷北端铜器时代遗址如 Minh Oo Leh 村见有细长棍状不透明红色硅质岩制作的珠饰，绿玉髓雕刻的大象吊坠、以及贝壳片珠，该时期珠饰制作、抛光粗糙，可能使用了本地材料^[24]。第二时期为铜器-铁器过度时期，相当于 Bellina 等^[30, 31]认为的东南亚珠饰早阶段 (Early Period)，时间上与西蒙河谷文化靠近，该时期与印度的贸易与联系更加紧密，可能源自印度的红玉髓矿以及黑色玉髓开始成为珠饰制作的主要材料，该时期珠饰加工精美，造型丰富，特别是各类蚀刻珠尤其引人注目。第三时期为铁器时代晚期，相当于 Bellina 等认为的珠饰制作晚期，缅甸中部平原的骠文化城邦兴起，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传入和盛行改变了当地人的审美的葬俗，珠饰的使用和制作逐渐转为平民化和工业化，除了可能来自印度的红玉髓继续大量使用外，本地的木化石成为黑色蚀刻珠制作的主要材料，该时期珠饰制作粗糙，显示出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特征。

2、地理分布

缅甸中部平原的珠饰，特别是西蒙河谷文化的珠饰受到印度北部、孟加拉工艺、文化以及贸易影响，缅甸先民直接进口原产于印度北部或孟加拉的珠饰成品，并可能引进了印度的工艺和原材料，甚至工匠在缅甸本地加工极具本地特色的珠饰，并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 and 文明的“西蒙河谷风格”。而缅甸南部毛淡棉，直通等地则直接与南亚次大陆通过海路进行贸易，出土珠饰具有典型海上丝路风格，两种来源的珠饰在亦在缅甸中部平原南侧的标贝、毗湿奴城等地交流碰撞，杂糅共生。

（三）缅甸中部出土特殊珠饰讨论

1、蚀刻红玉髓珠饰

缅甸中部平原所出土的蚀刻红玉髓具有典型的本地特色，由于东南亚的珠饰收藏热潮，绝大部分典型且精美的珠饰都为私人收藏，缅甸珠饰收藏家 Terence Tan 出版了《Ancient Jewellery of Myanmar》一书^[14]，收录了缅甸自史前时代到骠时期的珠饰与首饰，其中私人收藏占很大部分，为我们全面的了解缅甸早期珠饰提供了一手资料（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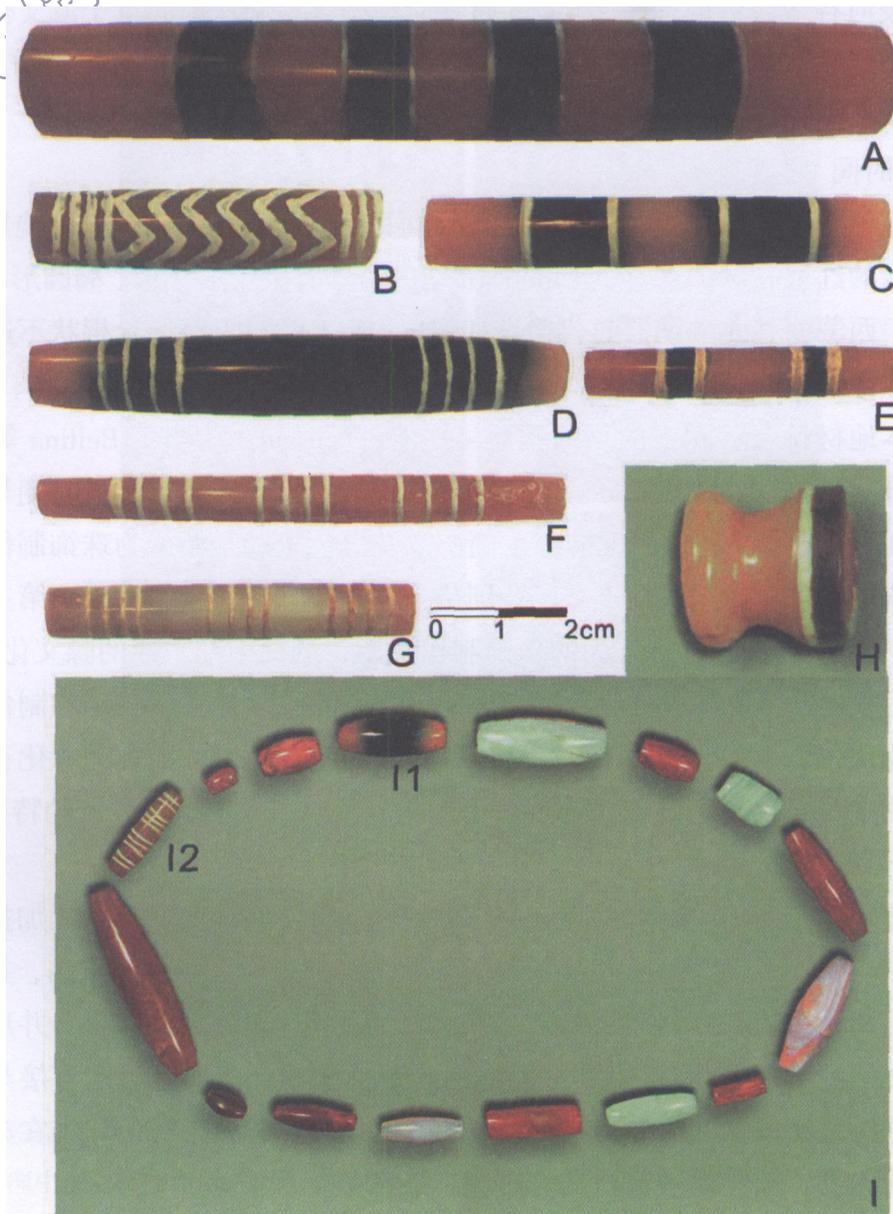


图 19 A-G, Tan 所收藏缅甸西蒙河谷文化特殊蚀刻珠饰。H-I, 云南滇文化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 M1 出土珠饰。其中 H 为 M1 所出铜鼓形珠, 可能使用了西蒙河谷文化三色蚀刻玉髓珠残件改制, 11 珠中黑色部分疑似为蚀刻工艺, 相似珠饰亦见于缅甸中部, 如 D 珠。12 珠白色蚀刻环纹分为四组, 中段两组分别具三条环纹, 两端各由两条环纹组成, 相似的排列方式主要见于缅甸, 我们认为 12 珠很可能自西蒙河谷地区贸易而来。

缅甸所出土的蚀刻红玉髓珠非常丰富, 其中有两类可能是西蒙河谷本地制作, 第一类呈细长棍状 (图 19), 所见最长的标本可达 10 余厘米, 直径从 0.5 厘米至 2 厘米不等, 该类细长棍状红玉髓珠饰抛光精细, 蚀刻形制规矩, 打孔技术高超, 特别是环绕珠体的白色蚀刻线环 (收藏界称为“线珠”), 通常以 3-5 个环为一组, 根据珠体的长短不同可具 3-6 组不等, 这种设计方式与印度所出产的蚀刻红玉髓有明显区别, 该类珠饰亦出土于云南滇文化西汉中期墓葬中^[29]; 相对的, 印度所出产的蚀刻红玉髓管珠白色蚀刻线环的分布在珠

体上几乎是平均的，且珠体往往呈长橄榄型，且长度一般不会超过3厘米^[32]。该类蚀刻红玉髓亦见于缅甸，且数量丰富，如内比都国立博物馆见有收藏，该类“印度型”蚀刻红玉髓线珠亦广泛见于泰国南部、越南沙莹文化^[33]，及广州汉墓。另外一类为三色蚀刻珠，该种珠饰除在缅甸中部大量发现外，泰国班东达潘遗址亦有出土，泰国私人收藏中亦见^[23]，该种珠饰呈长圆筒状或倒三角形（国外学者称为“Leech bead”即水蛭珠），相似的蚀刻工艺亦见于印度北部、尼泊尔地区所见的 Chong Dzi（冲系天珠），但相对于 Chong Dzi 来说，缅甸及泰国出产的该种三色蚀刻珠颜色更为鲜艳，形制特殊，制作工艺更佳精良而于印度北部、尼泊尔所见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滇文化晋宁石寨山 M1 西汉中期墓出土有一枚三色“条纹”玛瑙铜鼓型珠，极有可能是使用缅甸西蒙河谷文化长筒形三色蚀刻珠残件改制而成。其他类型的蚀刻红玉髓非缅甸特有，且广泛分布于印度北部、孟加拉北部和东南亚地区，应为贸易品。（图 20）

2、黑色蚀刻珠饰

曼德勒南部的东塔曼（Taungthaman）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黑底白线蚀刻珠，根据 Glover^[23] 和 Stargardt^[12] 的描述，该类珠饰被放置在遗体胸前的位置。可惜的是目前所见的图版仅有几枚球形黑色白线蚀刻珠（因为其外形像足球而被收藏界称为“足球珠”），Stargardt^[12] 指出同样的珠饰亦出土于泰国的班东达潘和、班清以及菲律宾。该种球形黑白蚀刻珠多见于印度，如 Kakrehta 距今公元前 2-1 世纪的遗址中有玉髓质该种黑白色球珠出土^[34, 37]，Jyotsna 亦指出该种图案的圆形蚀刻珠在印度北部非常常见，并认为其分布时限约自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后 3 世纪之间^[32]。Stargardt 认为东塔曼遗址为公元前 8-5 世纪之间^[12]，但这个热释光的数据是受到怀疑的，根据同时出土的器物其真实年代可能晚于公元前 4 世纪，不论如何，就东塔曼所出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缅甸平原北部与印度北部以及孟加拉北部的交流贸易历史可能自公元前 4 世纪就已成熟。同样的珠饰亦广泛发现于缅甸中部西蒙河谷文化遗存、以及泰国中部华富里遗址，这些珠饰基本上都以细腻的玉髓制成，加工精细，蚀刻清晰。需要指出的是：标贝以南一些遗址出土有同样样式的圆形蚀刻珠，但绝大部分以本地所出产的木化石制作，根据同时发现的马赛克玻璃珠残片来看我们认为木化石质地的蚀刻珠要晚于西蒙河谷时期。除了“足球珠”外，别种图案的黑底白线蚀刻珠也广泛在缅甸中部发现，西蒙河谷的其它黑色蚀刻珠亦广泛见于印度北部和孟加拉，以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处，而与足球珠情况相同，公元 3 世纪以后缅甸本地亦大量使用木化石仿制各种蚀刻珠。（图 XXX）

3、动物形珠 (Zoomorphic beads)

Moore 简要总结了缅甸出土的动物形珠^[16]，所见有大象、狮子、老虎、坐立的人、牛、鸟禽、龟、蛙以及狗等形制（图 21）。Moore 指出绿色玉髓制作的大象珠是缅甸独有且最常见的动物形珠，在西蒙河谷以及骠文化城址都有发现；在西蒙河谷文化遗存中，动物形

珠往往发现于遗体颈部处。需要指出的是，绿色玉髓制作的大象形珠饰可能流行了非常长的时间，Moore 注意到缅甸当地珠饰挖掘者称早期墓葬中多见绿色玉髓大象珠和铜器等，而后才开始有大量红玉髓珠饰，Ming Oo Leh 村当地人也称当年清理铜器时代墓葬的时候有发现绿色大象珠以及鸟形珠与典型的短棍状细小红硅质岩珠共存，陈序经转述了 Duroiselle 于 1926 年对毗湿奴城的 Khin Ba 佛塔的发掘纪录如下：“……发掘出很多古物，其最显著者有：金银小佛像数尊，金指环与镶宝环多枚，空心金珠项圈一条，金叶稿本一卷，银制宰堵波模型多具，纪念钱币多枚，金银莲花多枝大者长七英寸半，金银蝴蝶多件，金银铃多枚，翠玉小象一具，宝石多种，玉髓龟一具，水晶碧玉与玻璃烧珠甚多，另有还原牌若干”^[38]。该纪录的“翠玉小象”极有可能是绿玉髓大象形珠，Moore 亦纪录有绿玉髓大象珠以及蓝色玻璃仿制的大象形珠在 Myin Mu 附近与典型的骠时期风格银碗一起发现^[16]，毗湿奴城国立考古博物馆中亦展示有该种大象珠成品及半成品，据称发掘自该城内骠时期佛塔遗址中。另外我们在毗湿奴城附近私人收藏家处亦见到有大量绿色玉髓制动物形珠与木化石质地蚀刻珠出土。故我们认为绿色大象形珠的制作历史可能从铜器时代晚期遗址延续到骠时期。

缅甸另外一类特殊的动物形珠饰为“虎形饰”（图 20）。Hudson 总结了考古发掘与民间发现的“虎形饰”分布^[10]，已知可靠的“虎形饰”皆以质量上乘的红玉髓制作，有一些民间收藏的其它材质的“虎形饰”真伪尚存疑，我们认为红玉髓应是此类“虎形饰”的唯一制作材料。Glover and Bellina^[13, 23]认为此类泰国南部 Khuan Lukpad 和 Tha Chana 发现的动物形珠类似，并进一步与越南中部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小型红玉髓制动物（狮）形饰，以及华南出土的红玉髓质地“狮形饰”做对比。我们认为：缅甸平原中部集中发现的身体细长，抛光精细，面部刻画较为简略，尾部勾起的“虎形饰”很可能由缅甸中部西蒙河谷文化制作并少量贸易到泰国中部和南部如班东达潘和 Khuan Lukpad。而越南中部沙莹文化、华南所出土的红玉髓质为主，并有石榴石、水晶等制作的小型“狮形饰”可能与印度的联系更为紧密。Glover 等曾将缅甸中部西蒙河谷文化的“虎或狮形饰”作为佛教思想对缅甸早期影响的证据，我们认为不妥。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图 20 缅甸中部西蒙河谷文化“虎或狮形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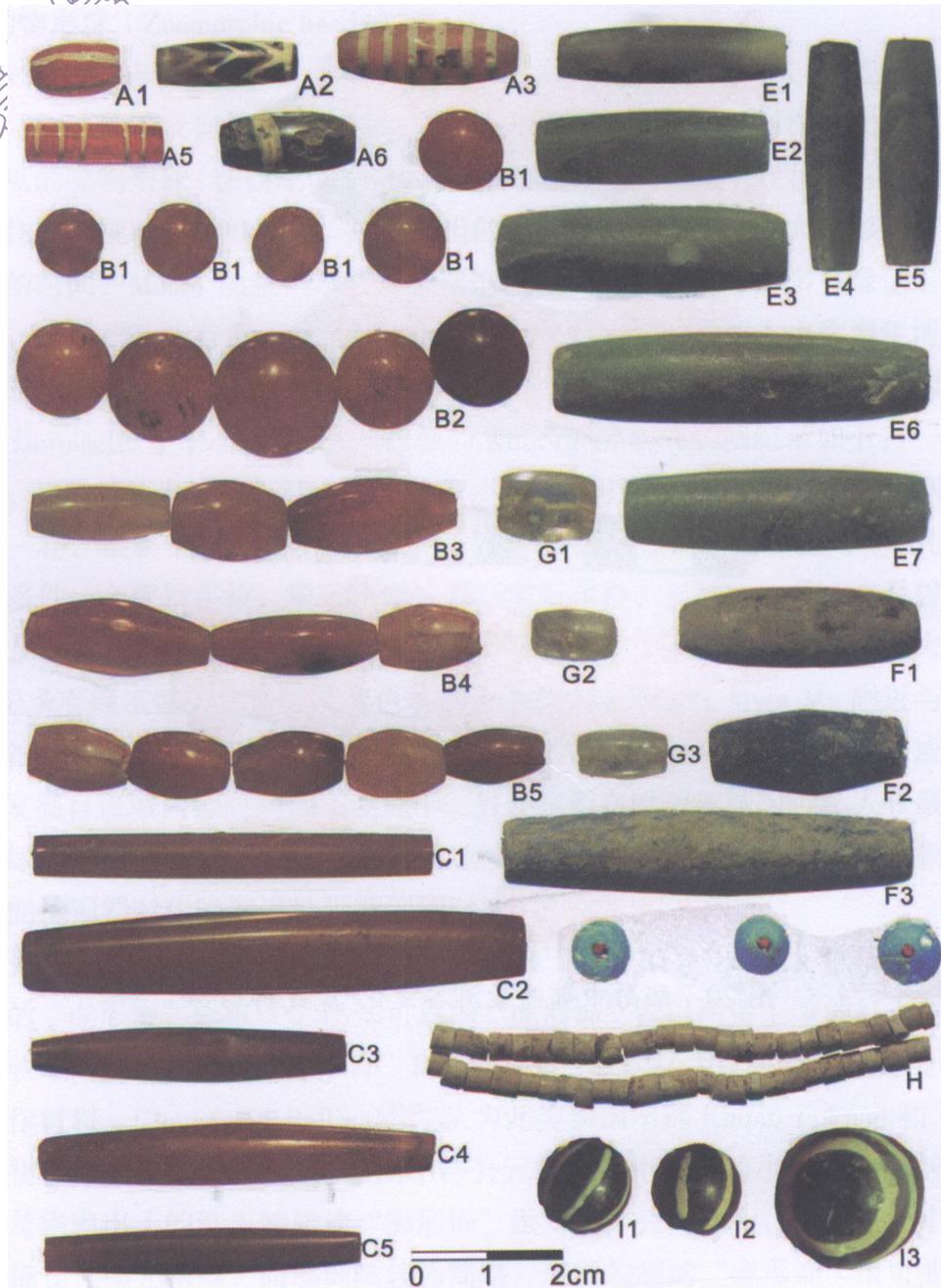


图 21 缅甸内比都国家博物馆所藏珠饰

A1-A5, 玉髓蚀刻珠。B1-B2, 球形红玉髓珠。B3-B5, 橄榄形截尖红玉髓珠。C1-C5, 长管型红玉髓珠。E1-E7, 长管型绿玉髓珠。F1-F3, 长管型软石珠。G1-G3, 具六棱面白水晶珠。H, 短片形贝质片珠。I1-I3, 黑色蚀刻条纹珠。A2 珠见于印度北部及孟加拉北部。A3 珠亦见于印度、越南中部、广东汉墓, 应为印度贸易品。I3 珠见于缅甸中部平原如东塔曼、标贝等地西蒙河谷文化时期墓葬, 亦见于泰国北部班清、班东达潘、菲律宾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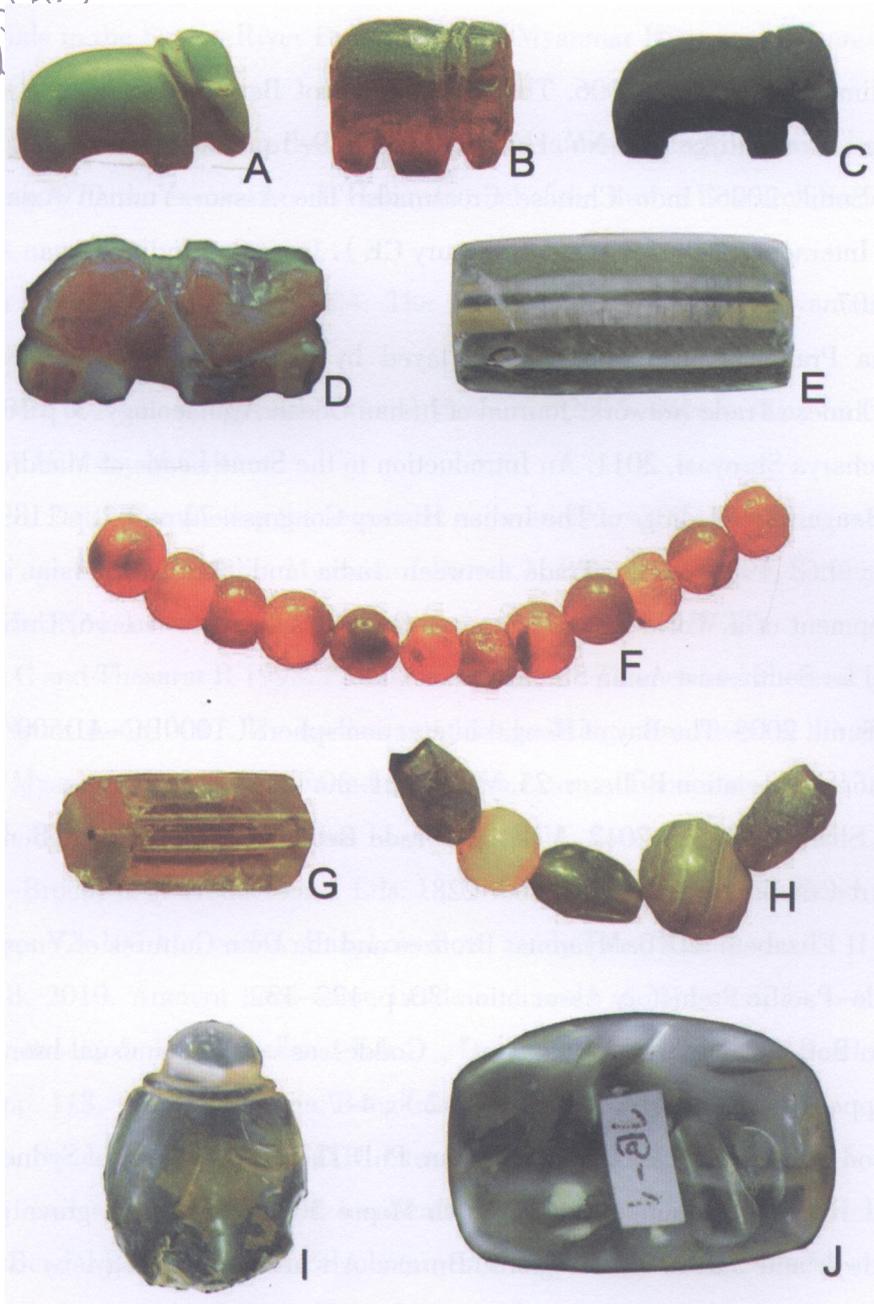


图 22 缅甸国立博物馆所藏珠饰

A, 大象形绿玉髓, 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 民间捐赠。B, 大象形绿石质珠, 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 民间捐赠。C, 大象形绿玉髓珠, 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 来源不明。D, 兽形红玉髓饰, 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 来源不明。E, 白水晶六棱柱形珠, 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F, 红玉髓圆珠, 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 民间捐赠。G, 水晶或玻璃六棱柱形珠, 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 民间捐赠。H, 条纹玛瑙杂珠, 内比都国家博物馆藏, 民间捐赠。I, 龟形水晶缀饰, 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J, 异形水晶珠, 毗湿奴城考古博物馆藏。